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山西通志卷一百四

人物四

太原府

唐

郭震字元振陽曲人大父僑貴鄉震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彦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

不質名氏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武后名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地乃以元振充使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

前宜以策綏之使其和望勿絶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内者甘凉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凉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邪善為國者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强易以

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亦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

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警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疋縑易數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

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欵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烏質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勸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来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

百牛羊十餘萬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經畧使周以悌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元振上疏曰國

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癘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為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自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能復得事我豈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

分于闐疏勒者欲何以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娑羅門
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
賢人不願夷狄安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
中國事也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
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
羅及懐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俱可汗子孫
也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之亂請元慶為可汗卒亦不
能招来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

羅及懷道為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俀子僕羅并拔布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恵下之才恩義素絶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為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效固試矣猷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税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國四面無

助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為蔽況今北有婆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於內突厥邀伺於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婆葛婆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時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婆葛兵奄至擒闕啜殺嘉賓又殺

呂守素於僻城牛師奬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鬬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剺面哭送旌節

下玉門關去凉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懽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獨元振總兵扈上事定宿中書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為朔方大總管未行會講武驪山既三令

上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引坐纛下劉幽求張説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流新州開元元年上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慍建宅宣陽里未甞一至諸院廐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慶者唯元振云新唐書贊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李希靖文水人明經積學言動恒以禮自檢神龍初以進士拜監察御史正色立朝直言敢諫當時畏其風采雖諸武擅權希靖不為屈然性嚴厲不諧於俗故不大顯子憕

王祚太原人魏廣陽侯冏之裔孫也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子晃歷左補闕溫州刺史

王仁皎字鳴鶴太原祁人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

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以后故擢將作大匠累進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户三百仁皎避職不事委遠名譽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昭宣官為治葬柩行上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説文其碑上題石子守一與后孿生尚青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别駕至藍田賜死守一財畜巨萬皆籍入云

李憕幷州文水人希靖子憕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張説在幷州引置幕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表假監察御史分道檢覈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於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紿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炅倚權憕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甑生挾左道干請憕不爲應故挾炅譖諸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

陵長史民為立祠賽祝歲時不絶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竝兼採訪處置使入為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禄卿東京留守封常清募兵東京愷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厲士卒將遏賊西絳擢禮部尚書禄山薄城下常清兵戰不勝輒北愷收殘士數百裒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鬬愷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愷坐留守府奕守臺城陷禄山鼓而

入殺數千人執憕奕及官屬蔣清害之贈司徒謚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憕通左氏春秋自東都至闕口疇野彌望時謂地癖憕十餘子江涵渢瀛等同遇害唯源彭脫

王海賓太原祁人徙華州鄭為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隴右防禦使薛訥以海賓為先鋒戰武階追北自壕口殺寇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媢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

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上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

王忠嗣太原祁人海賓子始名訓年九歲而孤授尚輦奉御入見伏地號泣上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使與忠王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畧論兵應對蠭起上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别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白忠嗣敢鬬恐亡之由是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為

麾下上以其年少有復讐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請精鋭數百襲寇會贊普大酋閲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畧陣斬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上大悦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皇甫惟明構之貶東陽府左果毅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薦忠嗣才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功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欲取當新城晨壓官軍陣衆不敵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

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蹂軍序翼掩之寇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為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奴背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而還進軍磧口經略突厥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知其詐乃營木刺蘭山諜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為一

城寇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兵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五十斤每弢之軍中士氣盛忠嗣縱諜間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軍每出雖弓矢亦誌姓名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

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積石寇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時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讐所失請待釁取之稍拂旨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請下石堡詔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河西兵馬使李

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雖名受詔實奪其謀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否則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

誣告忠嗣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上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畧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將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唐書贊忠嗣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然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

王縉字夏卿太原祁人居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

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
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
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歳餘拜河南副元帥
省軍資錢四十萬緡營完宫室拜盧龍節度使至幽
州委軍於朱希彩乃還會辛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
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
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慄

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京兆尹黎幹數論執縉折幹曰尹南方孫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代宗問浮屠法縉盛陳福業報應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歛丐貲貨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歷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及貶同載論死劉晏曰重刑再覆

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上憫其耄
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
卒年八十二
王端太原人喬萬年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
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辨寅之介可以名世
終工部員外郎
李彭文水人憕子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
自咸寧丞遷右補闕從入蜀後憕數年卒孫景讓景

莊景溫

王翊并州晉陽人翃之兄也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為純臣世稱謹廉卒贈户部尚書謚曰忠惠

王翃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翊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為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秘書少監遷朗州刺史大歷中擢容管經畧使初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别帥

覃問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永更誘嘯遂據容州前經畧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翃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容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翃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為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翃乃移書義藤二州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檄止之輒匿不發

戰愈力卒破賊擒崇牽悉復容州故地凡百餘戰擒首領七十畢問遁去復遣將李實等分討西原平鬱林諸州問乘間來襲翃設伏擊之生擒問嶺表平上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禄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名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淩正約其徒夜斬關翃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不敢發俄禽正誅之歷汾州刺史為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涇原兵叛翃時主供

擬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再遷大理卿出為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草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有備闞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肅

溫佶字輔國以字行大雅四世孫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為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朝授太常丞一日謝嵩即去屏處郊野世推其高節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長安尉與弟之賁之奐皆有文緯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歴長安尉大歴中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希元載意欲殺泌緯護解僅免泌執政奏於巳有私恩德宗許為報進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以緯上曰是朕為君報德者乎黄門要地獨不留議事邪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恵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州縣有韓滉時錢十八萬緡府吏請進奉緯疏蠲以紓民詔

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
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緯奏此諸州
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
太子少保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刻深吏云
武元衡字伯蒼并州文水人平一孫舉進士累爲華原
令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名拜比部員外郎歲内三遷
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
上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

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與叔文滋不恱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册皇太子元衡賛相太子識之憲宗初復拜中丞進戸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戸部事上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睠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元衡曰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令天下羣屬耳目若藩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上然之時蜀新定髙崇文為

節度不知吏治上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劒南西川節度使爵蕭縣伯封臨淮郡公上御安福門慰遣之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巳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上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上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數

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上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為再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窓誅之

武儒衡字延石元衡從弟也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

終始一節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疏宰相皇甫鎛剝下狀鎛自訴上曰乃欲報怨邪鎛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草狄兼謨制引武后事盛推仁傑功以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事終老不涉於累上慰勉之繇是薄楚遷中

書舍人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衘鄙厭之會食爪蠅集其上揮以扇曰適從何處来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遷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及壯策説楊惠琳順命拜惠琳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曲環表判官為環檄李納凱曉大誼環上其藁德宗異之從環陳許府遷累進營田副使上官涚

代環知後務吳少誠兵薄城況欲遁昌裔止之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況許諾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客造飛棚聯柵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為饗人賞二縑乃伏兵於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以功擢況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於溵水引軍走陳

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為来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改陳許行軍司馬況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有来犯者捕得縛送蔡使自治之少誠亦禁境上暴掠封彭城郡公元和八年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名還卒贈潞州大都督

謚曰威

白志貞本名琇珪為太原吏事節度使李光弼硜硜自

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為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令名有所建白言無不從從狩奉天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抑李懷光不使朝貶恩州司馬稍徙閬州别駕貞元二年起為果州刺史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沒於官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閤上顧宰相指曰是

豈王仲舒邪俄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為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荆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為吏部員外郎尋知制誥楊憑斥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貶陜州刺史母服除為婺州刺史州疫旱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徙蘇州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絶火災賦調與民期不擾自辦穆宗立每言仲舒文宜為誥有古風召為中書舍人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

筆硯於其間我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宴樂他用可乎出錢二千萬代之有興浮屠祠屋者驅出境卒於官年六十二贈左散騎常侍謚曰成仲舒尚義槩所居急民瘝置自為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王播字明敭太原人父恕為揚州倉曹參軍遂僑家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竝擢進士而播起舉賢

良方正興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為監察御史劾解雲陽丞源咸季官歷侍御史遇京兆尹李實於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肎播移文詆之實表播為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毋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言諸鎮不宜閑羅三輔獲

濟歷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為副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請禁軍屯列畿內者出入無屬韃佩刴勲戚家無馳獵近郊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為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時討淮西急餽餉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上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皇甫鎛忌播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戸部尚

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逐鎛長慶初名為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冐易印詔聽自隨浚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初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王守澄薦之復領使文宗初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

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反用為樂署吏茍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於笏焉

王起字舉之播弟也舉進士入賢良方正異等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諫畋游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拜禮部侍郎李宗閔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

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播居宰相避
遜曹改兵部爲集賢殿學士拜陜虢觀察使時亳州
刺史李繁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贓
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奏營田
靈武邠寧曠土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歲蝗旱下
令家得儲粟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
勢不從寘於法繇是廥積咸出民賴以生名授兵部
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修復

濱漢塘堰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門生李訓爲宰相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名判户部訓敗起素長厚人無異議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好古學當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上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寛遂臣過惡又短䶵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上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少

師上知其貧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武宗初爲東都留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上患選士不得才特命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入伏其鑑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上勞曰宰相無内外公國耆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請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文懿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

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書無不讀一經目不忘

上嘗以疑事質起具牓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

寓宣它撰集亦多

王炎太原人起弟元和中舉進士累歷官曹著有聲績

終太常博士

王鍔字昆吾太原人為湖南團練府裨將楊炎異其才

團練使嗣曹王臯使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擢邵州

刺史臯節度江西與鍔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臯軍襲

蘄州遂以衆濟表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鍔善刺軍中情僞皐推以腹心伊慎攻安州尋使鍔入城中約降翌日城開慎以賊降乃已功不下鍔鍔稱疾避之皐爲荆南節度使復檄都虞候從朝京師皐奏鍔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擢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陷不得歸仰廪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鍔悉籍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

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上嘉其功擢容管經畧使凡八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名為刑部尚書以檢校兵部尚書為淮南杜佑副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自范希朝後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鍔能補完耆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麼凡師入朝鍔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甲

犀利回鶻恐不敢仰視鍔偃然受其禮上嘉之即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絳奏僉望不屬鍔恐天下議以為宰相可市而取上曰鍔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為勸不聽卒贈太尉謚曰魏鍔善任數持下在淮南常得無名書納韡中俄取它書焚之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以示神明子稷歷鴻臚少卿長慶二年為德州刺史節度使李全畧利其貲殺之開成中滄州節

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歲為郡人匿養得不死
送至京師詔授九品官使奉鍔祀
狄兼謨字汝諧仁傑族孫及進士第辟襄陽使府剛正
有祖風令狐楚薦授左拾遺數言事歷刑部郎中斬
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之改蘇州以治最擢
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帛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
曰典吏犯贓不可免上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
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

詔為惮遷御史中丞上曰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無謨頓首謝江南觀察使吴士矩給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無謨劾奏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士矩與奪由已貽弊一方請付有司治罪士矩遂貶為蔡州别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為尚書左丞命為益王傅俄領天平節度使以秘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隸朔方軍與弟光顔

少依舍利葛旃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遂俱
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歴前
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四年范希
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
軍中呼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為振武節度使賜
姓以光寵之別詔光顏拜洺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
光進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
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

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如初

李光顔本河曲部落稽阿趺之族從河東軍為裨將節度使馬燧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劒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劒南數搴旗陷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洺二州刺史元和元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尋擢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顔乃壁溵水明

年陣時曲賊晨壓其營衆不得出光顔毁栅將數騎突入賊中再反往衆識光顔矢集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顔挺劔叱之於是士爭奮賊潰北大破之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肎前獨光顔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言光顔勇而知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印破賊小㵋河都統韓宏約攻賊賊先溥重印壘重印中矛創甚使請救光顔策賊出則小㵋河之堡可乘且重印不可破遣大將田頴宋朝隱襲

其城夷之賊失蓄聚宏怒印逵節度將戮頽等舉軍惜其材光顔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知之矯詔械繫馳以聞詔釋之宏及光顔更上表上謂宏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宏不悅自是與宏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上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十三數其甲凡三萬悉畫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郾令董昌齡因勸守將鄧懷金降且來請曰

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懐金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宏挾賊自重且思撓敗光顏乃飾名姝遣使遺之曰以公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

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因厚遺使還之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㴲口率輕騎觀之賊以竒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光顔力戰却之先是光顔䇿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鋭士當光顔而李愬得乘虚入蔡矣董重質棄洄曲軍降愬光顔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名對麟徳

殿賜與蕃渥及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鄭兵合不可用遂復鎮忠武徙邠寧軍時鹽州城毁光顔復城之亦以忠武兵從党項引吐蕃圍涇州料兵以赴邠人騰譟光顔爲陳説大義感慨流涕聞者泣下遽即路寇遁穆宗名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軍賚貺不貲俄徙鳳翔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餞上

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良馬玉帶光顏提軍深入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成德復所治詔出討李𡧖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戰琵琶溝未陳薄之賊走𡧖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眞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歷二年卒年六十六謚曰忠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為用許師勁悍常為諸軍鋒故克立勳至僖宗時而猶數藉以破賊焉

王紹太原人端子少為顏真卿所器字曰德素奏為武康尉再佐蕭復府包佶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徙餉道自頳入汴紹入關德宗巳西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曰佶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即至上曰道回遠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遷倉部員外郎時收闕官俸税茶無名錢以修荒政命紹判務遷户部郎中皆專領進户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書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

訪絡亦未嘗一言漏於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爲武寧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隷其軍蒐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謀亂絡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戶部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謚曰敬

王播字魯玉太原人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儀宇峻整著稱於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

尉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李逢吉特厚之驟拜御史中丞嘗道值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言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罷播爲工部侍郎初播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已及罷中丞乃失望久之出爲河南尹内庇小兒頗擾民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修舉政事有名宰相宋申錫寃與播議除鄭注播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播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訓

薦之復名為左丞拜户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訓將誅官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瑕休直宏文館亦遇害

王正雅字光謙太原人翃子行謹飭崔邠器之元和初擢進士遷累監察御史穆宗時為萬年令威震豪强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累擢汝州刺史監軍怙權謝病去入為大理卿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太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晃子博學工屬文梁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甥皇甫湜對策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名知制誥再為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藁定上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

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初出為劒南東川節度使調兵拒吐蕃上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繇龍州清川以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柵抵棲雞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某人取某地受某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銳可出西戎之力衰矣不報長慶三年入為御史大夫遷户部尚書鹽鐵轉運使寶

歷時復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初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書總鹽鐵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御史中丞宇文鼎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愬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竟用舊儀建白淄青三道治賦請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収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之奏罷京畿榷酒錢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眞拜司

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命為榷茶使李訓敗乃及禍涯質狀頎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嗇儉不蓄妓妾惡卜祝及它方伎嘗條上衣服室宇制使畧如古貴戚皆不便議遂格然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潔去就以至覆宗子孟堅為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李琰校書郎皆遇禍後令狐楚言露胔不藏深可悼痛上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竊盜發其

塚拔骨渭水涯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冤追復

爵位官其後裔

烏重印字保君太原人河東將承玭子少為潞牙將兼

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連王承宗吐突承璀將圖之

以告重印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譟重印叱曰天

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

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討淮蔡詔以兵壓

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顔相犄角大小百餘戰

凡三年賊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横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禄山思明之奸能據一州為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修立時以為宜討王廷湊出屯深州時號令平迮久不敢進穆宗詔杜叔良代之以為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李同

捷授兗海上以重印者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隸軍
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懿穆重印善撫士與下
同甘苦蔡將李端降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
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
溫造石洪輩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刲股以祭
子漢宏嗣爵母喪奪為左領軍衛將軍固辭上嘉許
之
溫造字簡輿佶子姿表瓌傑性嗜書隱王屋山壽州刺

史張建封聞而拓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
妻以兄子時詔擇縱横士往說劉濟建封彊署節度
叅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願率先
諸侯效死節造還詔馳驛入奏問造家世及年對曰
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
二上奇之將用為諫官以語泄止復去隱東都烏重
印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録為太原幽鎮宣諭
使賜緋衣至范陽劉總櫜鞬郊迎造為開示禍福總

矍然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宏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坐與李景儉飲出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豸冠示外廡不聽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太和二年内昭德寺火延野狐落御史府官獨不

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構奸申警備乃得入
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贖詔奪一月俸
造性剛急人或忤己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道遇左
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言
之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
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造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
南曹偽官九十人主史皆論死遷尚書左丞封祁縣
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為

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上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戍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董重質河中將温德彝郃陽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為前軍既入前軍呵護諸門造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從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

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劒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詒流康州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縑賞其兵入為兵部侍郎出留守東都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河内温武陟四縣

田五千頃名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弟邈邈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遯爲邑宰解印綬去

温璋造子以蔭累官大理丞隂平吏盜官物而焚帑璋刺得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廬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薫以爲宣州刺史事旋平就拜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驕横惟璋政嚴明相率逐璋徙邠寧節度歷京兆尹璋素

彊幹鉏宿獒豪右慴服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

薨繫醫親屬三百𤩽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生不逢

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後也父季

庚彭城令說刺史李洧歸朝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

悟絶人未冠謁顧況況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

絶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

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

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旱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納之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從之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言鍔誅求百計不卹彫瘵今若假以名器諸節度且爭裒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毀不與則有厚薄時孫璹自禁衛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

州平李錡遷金吾將軍言宜罷壽進奉國度支囚繫閿鄉獄吏三赦不得原奏請一切免之凡十餘奏益知名吐突承璀率師出討王承宗言比年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猶未以中人専統領也今神策既不制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為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恥受

承璀節制此乃資承宗之奸挫諸將之鋭不聽旣而
兵老不決又言兵宜罷後對殿中論執强鯁上未諭
輒進曰陛下誤矣上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
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羣臣敢論
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也上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
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户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明年毋喪還拜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首上疏請
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

俄有言居易浮華無實行出為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順適所遇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命持節宣諭田布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固辭深州圍急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鋭兵三千使李光顔將光顔故有鳳翔徐滑河

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
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
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
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顔久將有威名度為人忠勇
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不聽乃改外遷為杭州刺史
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
井民賴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
病免文宗立以秘書監名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

太和初二李黨事興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賔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復以賔客分司開成初起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多見聽然為當路所忌遂擯斥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

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甞與胡杲吉皎鄭據劉嘉盧慎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最工詩多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偽者相輒能辯之初與元稹酬詠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

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華蓋天禀然
敏中為相請謚曰文東都江州皆為立祠
李景讓字後已文水人憕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歷初遷
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求領鹽鐵景讓
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
副歴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拜右散
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景讓事毋鄭孝謹雖老猶
被箠敕已起欣欣如初故所涖有聲家行修治閨門

唯謹入為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
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
孫玉汝監察御史盧侑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蔣伸
輔政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
丐致仕或誚之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
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
景讓好獎士類嘗推引李蔚楊知退所善蘇滌裴夷
直皆被擢始為左丞蔣仲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

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性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斸其騙石馬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號樂和李公云

李景温字德已景讓弟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遷水部員外郎景温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温既舉

職人皆題其正弟景莊亦至顯官
唐扶字雲翔太原人次子歷屯田郎中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内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繫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
進中書舍人出為福州觀察使
唐持字德守太原人次子中進士第太和中為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尹杜悰欲托親故持輒降階伏悰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為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

朔方昭義節度使卒

王鐸字昭範太原人播弟子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始由鐸得進士時竊政權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為宣武

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名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議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即以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舉西平王李晟諸孫係為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掊廣州鼓而北係望風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名拜太子

少師從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
太子太保平章事時髙駢數偃蹇每入對必噫嗚流
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為
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户部租庸等使
鐸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贄裴樞王摶等在幕府
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為
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洎梁蜀師三
萬壁盩厔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肎先乃鐸

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殺賊故巢戰數處官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已乃構鐸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已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過魏樂彦珍子從訓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弟鐐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鐐自督勇士與别將董漢勲守南北門城陷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𤫊字大年太原人起子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詔許終喪召為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珙觀察宣歙表為副入為祠部郎中史館修譔咸通中知制誥鐸為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横捕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恵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蕘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王式起子以蔭為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為江陵少尹大中中為晉州刺史河曲民流徙它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當避晉州刺史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取一年賦市芍木豎周十二里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使譯者開諭一夕去忠武戍卒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交趾懼式威譁曰黃頭軍將渡海

襲我矣相率夜圍城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黄頭軍式
徐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檐交發叛者走翌日盡
捕斬之初容管炎歉不歲貢至式始上輸占城真臘
慕義悉入獻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
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因至京議式奏盜若猖狂天
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乎兵多則
功速費寡二者孰利上顧左右曰宜與兵詔益許滑
淮南兵式發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

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隷數百
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向導擒甫斬
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氏徐澤専魚鹽利慈溪
民陳瓛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式曰甫竊發不足畏
若澤瓛乃巨猾也窮治其奸皆搒死咸通三年檢校
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
悉以計誅銀刀亂軍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温廷皓祁人廷筠弟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

府龐勛之變以刃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紿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訣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贈兵部郎中

王凝字成庶太原人翃曾孫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皆中歷臺省寖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

權近出為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冶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益市馬人無橫擾徙湖南觀察使僖宗名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以祕書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乾符四年遷宣歙池觀察使王仙芝黨屠建德凝遣牙將孟琢助守池州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違令戰不勝斬以徇諸將皆股慄以死綴賊賊不能進復發强弩拒采石張疑幟

遣別將馬頵解和州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凝宴涓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涓不聽至南陵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卒恐横凝讓曰令兵不能捍敵又恐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倚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奪民馬凝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凝益儲蓄繕完以備賊至不能加會大星墜庭術家言以厭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為大府吾規脫禍可矣一方何賴

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
贈吏部尚書謚曰貞
王重盈祁人重榮兄軍中號毅武歷汾州刺史黄巢度
淮擢陝虢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
射即拜節度使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重榮遇害軍
中推立重盈留長子珙領陜虢節度使入敘行儒軍
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琊郡王父子兄
弟相繼帥守而從子緼亦歴官忠武節度使乾寧二

年卒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為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呵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中尉楊元實怒執重榮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爪士具言其狀元實更令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黄巢分兵畧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欲降然内憚重榮

表以自副重榮觴詵都曰我所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寖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上使前京兆尹竇潏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遂主留後賊使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黄鄴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遂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重榮與武功楊復光連和擊賊

將李詳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朱温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遂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温温懼悉鑿舟沈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温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為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

懼巢復振與復光計乃遣使約李克用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長安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建請二池領屬鹽鐵重榮不聽令孜徙重榮兗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遺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謀也

因示僞詔克用遂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俄有嗣襄王煴之變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意克用重榮聽命獻縑十萬願討玫重榮遂斬煴長安復平重榮甞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遇害

王珂重榮兄重簡子出繼重榮重盈卒軍中推為留後李克用薦之許嗣鎮三鎮兵起詔珂會克用以兵趨

新平又為邠寧糧料使上既還加檢校司空為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朱全忠擊楊行密珂與太原鎮定等道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全忠怨之劉季述之變珂憤見顔色屢陳討賊謀既反正首獻方物上甚倚之及李克用兵折全忠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襲克絳晉以何絪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即劾珂交搆克用為方鎮生事不可赦珂

乞師太原為緫所迮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徃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敝邑敝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鋭固潼關以張兵勢茂貞不答珂益蹙會橋毀濳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肎為用者牙將劉訓言宜行成以緩敵珂然之明日登城語存敬曰君姑退舍須朱公至吾自

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幷奉節印內存敬軍豎大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見存敬敬解圍而戍以兵全忠王出也始事重榮約為甥舅指日月曰我得志凡王氏者皆事之至是自洛至過重榮墓僞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面縛禮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舉珂室徙於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爲内常侍張泰養子晉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廹奔太原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印誅宦者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

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

業怒曰臣老勑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劒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國家之讐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歐寶踣罵曰閻寶朱温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酌兩卮謝承業承業不肎飲太后使人謝承業

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多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

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

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
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正憲
郝忠榆次人舊志稱其文可經國武可濟時珪璋之器
無玷無瑕敵愾之心有謀有勇官至明經宿衛昭武
校尉上柱國
索自通清源人字德之為方鎮有戰功

山西通志卷一百四